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在线投稿: <http://tg.gytoday.cn> 新闻热线: 84683100 刊头题字: 殷旭明

我在现场看“扬超”

□ 张德国

从高中起,我就迷上了看足球比赛。从世界杯到欧洲杯,从欧冠到欧联杯、从丰田杯到世俱杯,每次大赛都是我快乐的节日,周末更是英超、德甲比赛的忠实观众。30多年来,看过重要、经典比赛不少于百场。球王贝利、马拉多纳,“足球皇帝”贝肯鲍尔,荷兰“三剑客”,绝代双骄C罗、梅西,以及当下的姆巴佩、登贝莱,谈起这些足坛巨星,我如数家珍;角球、金球制胜、越位规则,还有“梅开二度”“帽子戏法”这些专业术语,我也能说得上道,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资深球迷。

所以当朋友邀约去看“扬超”时,我有些犹豫甚至自嘲——总觉得看本土联赛,似乎降低了“资深球迷”的档次。可转念一想:高邮队再普通也是自家球队,皇马、巴萨踢得再精彩,终究只是屏幕里的直播;“苏超”“扬超”哪怕水平有限,现场观赛的快乐和氛围是无可替代的。于是,我还是走进了市文体公园球场,赴这场本土足球之约。

“扬超”,全称是农村商业银行扬州市城市足球联赛。10月25日,常规赛最后一轮,高邮队坐镇主场迎战邗江队。能容纳上万人的体育场坐了近一半观众,官方统计5013人。体育馆内气氛还算热烈,“高邮高邮,勇争一流”“邗江邗

江,天下无双”,双方球迷、啦啦队的加油声、呐喊声、锣鼓声此起彼伏,一浪高过一浪。

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,比赛开始。22分钟左右,高邮队率先打破僵局——58号球员王思达在进攻端抓住战机,一记任意球直接破门得分,将比分改写为1:0。此时,高邮队观众席上沸腾起来,锣鼓震天,坐在我旁边的几个小球迷更是欢呼雀跃、兴奋不已。下半场8分钟左右,邗江队抓住高邮队防线调整间隙,通过一次流畅配合,由66号球员马玉龙大力施射扳平比分。顿时,客场球迷的看台欢呼起来,他们挥舞着彩旗,吹着小喇叭,尽情地释放着刚才落后时的压抑。球迷中有杨寿的、槐泗的,还有邗江市区的,他们不辞劳苦、不离不弃对球队的支持,确实让人敬佩。比赛中,天空还飘起了小雨,队员们无暇顾及身上的雨水和汗水,依然在奋力拼抢、冲刺。比赛一度陷入胶着状态,场面也略显沉闷,现场播音员见状立刻与球迷互动,不停地为双方球队呐喊助威,瞬间又点燃了全场气氛。第85分钟,主队27号球员丁浩抓住机会,冷静推射破门,将比分锁定为2:1。高邮队主场告捷,顺利挺进“扬超”淘汰赛。

纵观整场比赛,尽管双方球员实力

有限,技术粗糙,攻防失误不少,影响了比赛的精彩程度,但都发挥了本身应有的水平。比赛虽没有西班牙队踢得行云流水、传控自如,但总体能把握住自身的攻防节奏;虽没有贝克汉姆“圆月弯刀”的绝技,也没有“冰王子”博格坎普的华丽转身,但进球队员还是抓住了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,拼得了进球。尤其是70分钟以后,双方拼的不仅仅是体力、技术水平,更多的是心理、意志的较量,高邮队充分发挥了“小、快、灵”的特点,最终略胜一筹,取得了胜利。

比赛结束,许多观众涌向门口的特色产品区。专柜上既有对口协作或是支援地区的农产品,如青海纯牛奶、青稞黑米、榆林山地苹果等;也有本市特色美食与产品,如双黄蛋、界首茶干、菱塘风鹅等。显然,“扬超”不仅是竞技的比拼,更成为点燃区域消费、促进文旅融合的引擎。一张小小的球票,串联起观赛、旅游、购物、美食的完整链条,让绿茵场上的激情,在场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。一场普通的球赛如同一根金线,将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文旅珍珠串成夺目的项链,创造出“微度假”“观赛+旅游”“观赛+美食+购物”的休闲新场景,促进了跨区域的人流、资金流和信息流,实现了从“一场球”到“一座城”的消费升级。

“扬超”的宗旨是积极衔接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,拓展体育消费场景、营造浓厚足球氛围、发现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。前两项任务,如今看来已初见成效,而要实现后两项目标,依旧任重而道远。

出人情

□ 柏杨

高邮有句老话:“人情怕请,诡谎怕顶。”不管是至亲好友还是同事同窗,但凡家里有红白喜事相邀,不能开口推辞,只能爽快应下。而在邗城人的说法里,去赴这场红白喜事之约,便称作“出人情”。

出人情当天,无论男女老少都得精心打扮一番。如今日子富足,早已不必为衣食操劳。可总记得小时候,跟着母亲去赴宴出人情,像样的衣裳得跟隔壁邻居家孩子临时借来穿,不能显得太寒酸,要不然会让人耻笑。

赴宴时间早晚、礼金多少,全看关系亲疏与过往人情。至亲或是交情深厚的,要来得稍早些,既显尊重,也能搭把手张罗琐事;份子钱自然也比旁人多些,这并非刻意攀比,说到底都是礼尚往来,正所谓“人情不聚钱,一钱还一钱”,你来我往才是地道的人情世故。若是结婚喜宴,还有“吃一顿酒给一顿钱”的讲究:头天晚上的暖房酒,赴宴长辈要给新娘或新郎“压兜子”;第二天中午正餐才是正式出人情,晚上新娘或新郎敬长辈酒喊人时,还要给“打发”红包。

主家办席的地方,门口常会摆上一张桌子,两位执事分坐两旁:一人点收礼金,一人提笔记账。收钱的会给每位来宾递上两支香烟——若是喜事,再加个十元、二十元的小红包;若是白事,便备两片云片糕;若逢喜丧,还会多给两只寿碗。这些细微的习俗,恰是生命仪程里最质朴的慰藉。

登记礼金后,主家会热情地迎上来说几句客套话,然后便指引座位,但多数人更愿寻着相熟的面孔围坐。方一落座,久违的寒暄便如春水化冻:从儿女前程聊到房价涨跌,从家长里短议到国际风云,一桌一世界,满堂皆是鲜活的人间烟火。聊的时间长短,完全看主家开席早晚。

有意思的是,不管在家里还是在酒店,开席前桌上都不放筷子,得等主家点头示意,服务员才会逐桌分派——想来是怕客人没到齐,桌上的冷盘就被吃光,难免有些失礼。生日、满月、乔迁、白事这类宴席还好,开席偏早;唯独结婚喜宴,往往要等吉时才开席,常让一桌人等得饥肠辘辘。

主家见客人来得差不多了,便会通知发筷子。忽见服务员托着筷子翩然而至,满场顿时精神抖擞。此时宾客面前的酒和饮料早已倒满,筷子一到手,不管主家或是主持人还在说着什么,大家纷纷端杯提筷,喝酒吃菜,这场宴席才算真正拉开序幕。

高邮的酒席向来以排场见称:开篇便是八至十道荤素相宜的凉菜,铺陈出十足仪式感;紧随其后的头道汤拉开热菜序幕,接着鸡鸭鱼肉、虾蟹蟹贝轮番登场,烧、炖、煮、蒸、炒百般技法尽显功底,席间还常会穿插三道精致点心,收尾再以汤品配主食。一桌宴席下来,汤菜点心少说也有二十余道,往往菜品丰盛到吃不完,最终只能打包而归,这般铺张难免造成浪费。

酒足饭饱,宾客们陆续起身,在门口与主家握手道别,互道“再会”,一场人情往来便告落幕。

无关意义

□ 陈忠友

数月来,利用空闲时间,我正认真地做着这项工作——将自己日常在报刊上形成的“豆腐块”,有选择地裁下来,分成“我从哪里来”“我到哪里去”“我是什么人”等几个小类别,粘贴在笔记本上,作为个人生活的回放和思想的总结。

我的生活经历很平常,没有波澜壮阔,没有大张旗鼓,没有门庭若市,全力以赴下,唯有真实的柴米油盐、芝麻绿豆和鸡毛蒜皮。我很清楚,叙述个人经历和感受的那些小作文,绝对够不着“高大上”,够不着“阳春白雪”,只是万马奔腾面前的小草伸懒腰,站在屋檐底下的麻雀发出的喳喳声,更像骑牛的耕者坦露出的脊梁。尽管如此,对我来说,散得也自珍。毕竟,这是我咀嚼过的一根根鸡肋,一段段刻骨铭心。虽然清汤寡水,不入大雅,可一个平常人,顺应自然,衣食住行,不攀不比,坦坦荡荡,快乐地活着,因为有了这一点点,我觉得还不算是太松垮,且有几分小踌躇。

曾有人鼓励我,何不将之汇集成书,也不枉呕心沥血一场。我倒是心动。转念一想,我的生活如许多人一样,一日三餐,一年四季,不挑不拣,不离不弃,我有的,别人都有,我经历过的,别人同样经历过。比如,知青下放,挑担挖沟,面朝黄土背朝天。又比如,养育独生子女,视儿女为“小皇帝”“小公主”捧在手心,期盼成龙成凤。再比如,大集体单位,服从安排,完成任务,绝不站队议论是非。还有,企业改制,下岗再就业,一切从头开始,绞尽脑汁,寻找生计等等。在这些方面,别人还可能比我更加适应,行走得更加稳健,展示得更加平衡,生活得更加精彩。我若拿这些“三秋叶”付梓,岂不贻笑大方。况且,同龄人与同龄人之间,同龄人与下一代人之间,关注的景象和讨论的话题各有侧重点。于是,这个念头彻底打消。我还有点自知之明,虽然现在出书不太费劲。

既这样,可能有人会问,那你还这么认真地做这件事,其意义何在?

我想说,我个人的生活平平,本没有什么意义,但如果将本没有意义的事,用真心的喜欢,做得认真起来,或许就有了“意义”。自己读过的童话故事,自己走过的通幽曲径,自己吃过的鸡鸭鱼肉,自己见过的鸟语花香,自我欣赏也不坏。

城里的风与乡下的风

□ 柏涛

给她装了热饭热菜带到地头。她就着风,吃完了午饭。

下午三点多,我们终于种完油菜,儿子也写完了作业,我陪他在院子里玩耍。树上的银杏叶飘落下来,他踩着玩,笑声被风卷着飘出老远,倒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。儿时,我们也没有什么玩具,弹玻璃球、打纸壳、堆砖块就能玩一天,爸妈喊回去吃饭都恋恋不舍的。可现在,儿子的拼图、积木、平板堆在房间,玩具比我们那时“高级”十倍,却少见我们当年那种玩到天黑不肯回的疯劲。

儿子今年9岁,他出生在无锡,周岁前在上海,后来随我转业定居高邮。老

家是他偶尔回去的地方,城市才是他熟悉的“主场”。习惯了从宽阔的柏油路、耸立的楼宇间钻出来的风,再迎接从无垠的田野上、袅袅的炊烟间扑过来的风,他是有不同感受的。

我的童年,村子就是我们的活动中心,去镇里赶集不亚于在南京夫子庙、上海南京路走一圈。风,有四季,但在儿时的我们眼里,它就是我们在田野阡陌间追逐的玩伴。深秋的风只是添了稍许寒意,但从未有“城里的风”与“乡下的风”区别之感慨。

回城的路上,儿子靠在车窗上打盹。或许,所谓“城里的风”与“乡下的风”,从来不是温度的差别。乡下的风里,有我们踩过田埂的脚印,有土地对生命最直白的回答。而我所能做的,就是多带儿子回来——让他在风里闻闻泥土的香,在田埂上摔摔打打,知道玩具可以是泥土和青草,快乐可以是追着风跑一整天。

梦想当兵

□ 王鸿

即将奔赴军营。他们中有我熟悉的邻家大哥。对此,我羡慕得不得了,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当兵。

转眼到了1976年冬季,征兵工作又开始了。当时我正在高邮中学上高二,姐姐已到扬州工作,家中就剩下我一个。我在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,欲积极报名。还在少体校曹教练的支持下,

特地请来当年带兵的团参谋长,专门到县体育场乒乓球训练馆看我打球。部队需要有体育、文艺特长的年轻人。那天,我打球格外认真。

在邮中,想去当兵的学生有很多。机不可失,不少同学的家长,纷纷找到校领导打招呼,都希望赶上这一次征兵。如赶不上,高中毕业后就有可能下乡插队,何时能返城,谁也不清楚。校领导研究决定,年龄不符合要求的同学,一律不得报名。就这样,我班有3位同学如愿参军入伍。

我当兵的梦想未能成真,几十年来,一直藏于心中。

晒步数

□ 吴继原

宜。可是到凌晨1点,店打烊空调也关了,冷得我直打哆嗦,睡不着。考虑到还有6个多小时就要上车了,我干脆省下住宿费用,坚持原地等候。为了打发时间,抵御寒冷,在地下美食城近300米长廊上,我不停地来回徒步。这样一来,身体明显暖和了,4个多小时下来,竟不知不觉步行了3万多步……

去年的一个星期天,为了备战盐城马拉松,我背包自带水、食品等补给,早

“爸爸,乡下的风好冷啊!”儿子在院子里跑跳着喊。霜降已过,立冬在即,风里已带着寒意。儿子不经意间的一句话,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农村的十一月正是种油菜的时节。为了赶农时,妈妈周六晚上就独自乘车回了老家——这是他们那代人的习惯,总觉得“早起三光,晚起三慌”。我和妻子因儿子周六要上课,所以三人周日一早才动身。田野的风,地上的绿,空气中的泥土味混合着农作物的香味,让人心旷神怡。

来到地里,油菜已种了一大半,可见妈妈很早就起来了。她弯腰时头上的银发被风掀起,像株倔强的芦苇。我赶紧连接水泵,给刚种下的菜苗喝上第一口水,这有助于它们成活。有了我的加入,妈妈种菜的进度加快了。很快,我们就转战另外两块地:除草、翻土、施肥、栽苗、浇水……妈妈说“回家吃饭耽误工夫”,我只好自己回去扒拉了几口,用碗

在我曾经的机关同事、初高中同学、球友和亲戚中,有不少曾经当过兵的。每当他们谈起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的经历,都流露出一股自豪的神情,我则是充满敬佩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特殊的时代背景,高中毕业后,只能面临下乡插队、分配工作、参军入伍三种选择,而参军入伍则是多数年轻人最好的选择。

当时我家住县政府大院西侧,每年冬季,都会看见一大批体检合格、应征入伍的新兵,在地处熙和巷的县二招、公园会堂和党校,换上新军装,胸佩大红花,在亲人的深情目光注视下和锣鼓声中,

喜爱跑步的我,每天的跑步数据通过手机运动软件被晒出来,时常会占朋友圈“封面”,不时引发一些趣事。

去年秋的一天清晨5点多钟,我习惯性用手机微信与几位跑友问早安,高邮跑协会会长曹明回复并幽默地问我是否出国了。我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曹会长直截了当地问我:才早上5点,怎么跑了3万多步?要么夜里没睡觉,要么就出国不在一个时区。我看了一下手机运动软件,确实是3万多步,占了大家的封面。我忙解释:我出差在外,头天晚上9点半从外地坐高铁经徐州东站候车,准备次日早上7点坐动车回高邮。为了不误返程,干脆在徐州东站地下美食城(停车场)座椅上躺下等。前半夜地下美食城空调开放,温度适